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5.02.010

湘西文化的文化自觉^①

阳桂红,李珩

(湖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摘要:湘西文化是发生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这一特定区域的民族文化。湘西文化的发展与进步,表现出了积极反思与主动建构相结合的语言文化自觉,地域特色与现代文明相融合的行为文化自觉以及古朴自然与现代时尚相统一的娱乐文化自觉。湘西文化的文化自觉路径:一是主体自省,二是大胆创新,三是客观扶持。

关键词:湘西文化;文化自觉;路径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5)02-0050-06

On Cultural Self – consciousness of Western Hunan Culture

YANG Gui-hong & LI Heng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Abstract: The Western Hunan culture is a minority culture which originated from the Tujia Minority and the Miao Minority autonomous prefecture of Western Hunan. Its developments and improvements show the self – consciousness of positive thinking and taking action actively in language, local culture combined with modern culture in behavior, and the simple nature combined with modern fashion in entertainment. The ways of its developments are self – examination, bold creativity, and objective support.

Key words: western Hunan culture; self – consciousness; route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于1997年提出的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新概念,他认为“文化自觉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势”^[1]。笔者认为,“文化自觉”很早就存在于人类历史文化发展的进程中,并作为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不断地推动着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为推动湘西文化的发展与进步,笔者拟在本文中以文化自觉的视角研究湘西文化,并在研究湘西文化自觉事象的基础上,探讨出湘西文化的文化自觉路径。

1 湘西文化的内涵及其特点

本文论述的湘西即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地处湖南省西北部,西接贵州铜仁和重庆红安,北连湖北恩施,“是湖湘文化、巴蜀文化、中原文化、云贵高原文化的交会地”^{[2]267}。

湘西文化是发生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这一特定地区的民族文化。它既是区域性文化,又是民族性文化。按区域性文化来说,如今的“湘西”专指湖南省西部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辖保靖、永顺、花垣、龙山、凤凰、古丈、泸溪、吉首等7县1市^{[3]18}。湘西文化具有鲜明的本土独特性,“是湘西本土人在生存与发展过程中,不断认识自己所面对的客观世界,并按照其自身的基本规律所创造出来

① 收稿日期:2014-01-20

基金项目:2013年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13B15)

作者简介:阳桂红(1966-),女,湖南桃源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研究。

的。”^[4]就民族性文化而言,湘西文化带有强烈的少数民族色彩,“是湘西地区各民族文化的统称,它包括湘西各民族人民的各种精神文化、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和制度文化,即其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及其思维方式等。”^[5]这是一种广义的湘西文化,从精神到物质、从行为到制度、从生产到生活,包罗万象,无所不及。而本文要探讨的是狭义的湘西文化,主要指湘西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历史实践中所创造形成的语言、信仰、艺术、道德、制度、风俗、习惯等。

“湘西文化”作为一种区域性的民族文化,因民族迁徙、地理环境、历史变革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不仅内容十分繁复,而且特点极其鲜明。

1.1 强烈的民族意识

湘西文化是湘西自治州地区各民族的文化,它深深地植根于湘西自治州各民族之中,与各民族的发展相伴相生,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这种强烈的民族意识,首先表现在语言文化载体上。如,汉语言文化中的“天”和“天上”,土家族语言称作“麦”和“麦嘎”;汉语言文化中的“读书”和“写字”,苗族语言称作“念牒”和“顺图”。不可否认,湘西文化发展至今,受汉语言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影响,融入了其它文化的东西,且在书面表达上大都使用汉语,但湘西各族人民在本民族的日常交往中仍然使用本民族自己的语言。其次表现在它的宗教信仰内涵中。湘西文化在宗教信仰方面,虽然不乏道教、佛教等一些宗法教派的影响,存有尊道信佛的思想,但更主要的却是对自然图腾和祖先鬼魂的崇拜,信鬼信神。再次表现在它的节庆文化里。除了一些与汉民族相同的节日外,主要的节日还有“过赶年”、“舍巴节”、“四月八”、“跳香”等,这些节庆虽源于生产时令,但目的是祭祖和拜神,带有鲜明的民族色彩。

1.2 浓重的巫风色彩

“作为楚文化活化石的湘西文化,由于特殊的地理人文环境,保留了较多的原始宗教和自然宗教的文化遗留,巫风尤盛,是一种至今仍然能感触到的附魅文化。”^[6]“湘西民间,巫风极盛。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驱逐病魔,纳财求福,无不施以巫术,人们的审美意识中,也充满了神秘色彩。”^[7]研究湘西文化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其中有一种长久不变的东西,那就是崇神信鬼的传统,具有浓重的巫风色彩。湘西文化巫风色彩的形成是因为湘西土家族、苗族的祖先们对自然现象的错误认识。湘西的先民们错误地认为自然界是不可抗拒的,他们夸大自然界的作用,祈求“八部大王(神)”、“盘瓠”等神灵的庇护,期望神灵帮助人们消灾解难。湘西文化中的巫风色彩主要由巫师继承和传播。在湘西,土家族称巫师为“梯玛”(又称“土老司”),苗族称巫师为“巴代”。“梯玛”(或者“巴代”)“是奔走于人神之间的使者,既负责向神灵传达人们的愿望和祷告,也负责向人们传达神谕,预测吉凶”^[8]¹³²。巫师在主持婚嫁娶和节庆活动中负责祭祀神灵,驱逐鬼邪,帮人们还愿和许愿。在湘西流传广泛的“赶尸”,就是巫师以“辰州符”咒使死人尸体起立行走,从外地回到故乡。湘西文化浓重的巫风色彩主要表现在节庆的祭祀娱乐活动上和奇异的生产生活习俗中^[9]。

1.3 顽强的进取精神

毋庸讳言,湘西文化与外来文化相比,存在一定的差异,且有一些消极落后的东西,但却不乏顽强的进取精神。或许是湘西地区恶劣的自然条件和落后的生产水平造就了湘西各民族人民的刚毅勇敢,过去的湘西人无论春夏秋冬,总是脚穿一双草鞋坚强地向前走着,表现出的是勇往直前的进取精神。如今,湘西人的语言中,似乎找不到一个“怕”字。认知中只有“可为”,没有“不敢为”。湘西文化里很少有“悲”和“痛”,“死人”这样的悲痛事情,在湘西文化里有时也是一种喜事。湘西文化里的“喜事”分为红、白两种,年轻人结婚是红喜事,老年人辞世是白喜事。湘西的丧葬文化里,虽然也有悲恸的眼泪,但更多的是积极向上的欢乐“歌丧(跳丧)”。湘西文化也“视死如生,视亡如存”,而且相信人有魂魄,认为人灵魂犹在,死了也要继续奋斗,庇护子孙。生要报答父母,死要保佑后人。湘西人这种朴素的生死观充分地体现了湘西文化的顽强进取精神。

2 湘西文化的文化自觉事象

湘西文化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气质古朴,令人心驰神往。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湘西文化有了新的

突破,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些成绩的取得,不仅得益于党的民族政策,更重要的是湘西文化的文化自觉。湘西文化的发展与进步,充分体现了文化自觉,且表现出大量的文化自觉事象。

2.1 积极反思与主动建构相结合的语言文化自觉

语言不仅是人类的文化现象,而且是人类文化的载体。湘西文化是以土家族、苗族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区域性民族文化。湘西文化之所以能发展到今天并被世人所重视,其根本原因是湘西土家族、苗族语言这一主要而又特殊的语言文化载体。湘西土家族、苗族语言之所以特殊,一方面是因为湘西土家族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中独特的语言支系,在语音、语序等方面有着独特的语言特征^{[10]208}。土家族语言重视自然,且认为自然的主要代表是“天”,“天”是万事万物的主宰,所有的一切都在“天”的范围内发生、发展和消亡。另一方面是因为湘西苗族语言是一种历史久远的民族语言。据语言学者调查研究,苗语分为三大方言,湘西苗族语言属于东方方言,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族支苗语^{[11]79}。湘西苗族本不是一个“有语言无文字”的民族,湘西苗族的语言文化渊源可以追溯到远古的传说时代^{[12]56}。湘西土家族、苗族语言文化虽然特殊,但也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了“积极反思”和“主动构建”的文化自觉。其表现一是无论是湘西的土家族或苗族都在与外界的交往中使用大众化的汉语言或彼此都能听懂的语言,本民族语言只在本民族的交往中使用。二是湘西土家族、苗族语言文化在对外界事物的认知中自觉地融进了其他民族的语言文化,特别是在高科技、全球化的今天,湘西土家族、苗族在表述认知外界事物的语言中,如对“电灯”、“电影”、“电视”这些现代事物的表述,除了比汉语语音重的不同外,几乎是直接音译。三是湘西土家族、苗族语言文化中的部分词汇与汉语言文化中的部分词汇有联系,可以互为解释。如汉语的“语言、话”,苗语称作“读”;汉语的“探望、拜访”,苗语称作“顾”。四是湘西土家族、苗族的现代青年通过学习,不仅能熟练运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化,而且大都掌握了汉语言文化等多种语言文化,与外界的交往更加顺畅,语言表达更为准确。五是湘西土家族、苗族在本民族聚居地区的本民族交往中,一些青年人开始追求直白明了,直接使用汉语言文化进行交往。这些出现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语言文化中的发展与进步的文化事象,无不表现出湘西土家族、苗族语言文化的文化自觉——积极反思本民族语言文化的局限性,主动融进其他民族语言文化,以推动本民族语言文化的发展,构建新的湘西文化。

2.2 地域特色与现代文明相融合的行为文化自觉

行为文化是由广大人民群众在社会交往和社会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作为个人行为的一种延伸,以社会风俗的形态予以呈现,具有鲜明的地域和民族特色。湘西文化中以民俗形态出现的行为文化,如生产生活习俗、婚丧嫁娶习俗等等,是极具地域和民族特色的文化。至于湘西的地域特色,一首民谣说:“养女莫嫁高楼坡,半夜起来挖岩坷;走的全是羊肠道,用水全靠天上落。”由于自然生存环境的恶劣和生产文化技术的落后,湘西土家族、苗族人民在历史上形成了独特的生产生活习俗。他们生产上“砍火畲”(种地方式)、“赶仗”(狩猎方式)、“扳罾”(捕鱼方式),既原始,又粗放;生活上住吊脚楼、穿小袖满襟衣、包头帕、戴银饰、腌腊肉、打糍粑,追求的只是自给自足的温饱。湘西各族人民的“抹黑”“歌丧”等婚丧嫁娶习俗更为奇特。这些行为文化从产生、形成到发展,带有鲜明的湘西地域和民族特色,虽然在长时间的传承中少有变化,但也表现出了追求文明进步,不断适应新环境,行为日益现代科学化的文化自觉。譬如生产方式由原始的刀耕火种,到清雍正年间开始犁耕,直至现在的科学种田;生活方式中,住所先由岩洞到茅棚,再由吊脚楼到砖瓦房,穿戴的布料由自织的“家机布”到现代的各种面料,穿戴的样式由小袖满襟衣到现代的各式休闲服,吃的由以酸、辣、野菜为主到南北各色风味食品混搭;婚嫁方面,由测字算命推“八卦”到追求志同道合和顺其自然,仪式也由冗繁到简单,少了许多迷信的东西。由此可见,湘西文化中最富特色的行为文化在坚持自己的民族和地域特色的同时,积极融入现代科学技术文明,表现出了行为文化自觉。

2.3 古朴自然与现代时尚相统一的娱乐文化自觉

湘西文化精神独特,充满神秘色彩。而湘西文化的神秘,则主要体现在它的娱乐文化上。就湘西娱乐文化的功能特点而言,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自娱自乐的娱乐文化,如吹木叶、唱山歌等。湘西人民在劳

动中信手摘下一片树叶含在嘴里,便可吹出悠扬婉转的歌声。湘西人民爱唱山歌,湘西的山歌漫山遍野。另一种是节庆娱乐的娱乐文化,如摆手舞、跳香等。在这两种娱乐文化中,后者集中地反映了湘西文化的文化自觉。由于认知的原因,湘西人民不仅认为“天”的力量不可战胜,而且信鬼敬神。所以,每逢节日,他们或唱歌,或跳舞,用歌舞祭祀祖先神灵,祈求上天保佑、神灵庇护。这些活动,不仅做到了敬神,还能娱人,并给节日增添了欢娱的氛围。千百年来的传承,既形成了古朴自然的湘西节庆娱乐文化,也使湘西节庆娱乐文化罩上了“附魅”和“巫风”的神秘色彩。尽管湘西节庆娱乐文化古朴中显露出落后、自然中表现出拘泥,有着“附魅”和“巫风”的成分,但也不乏去掉自身糟粕,学习先进文化,向现代时尚迈进的文化自觉。譬如“三月三”、“四月八”、“六月六”等一些传统的节日,过去只是湘西土家族、苗族人民自己过,如今却是以其厚重的历史和独特的民俗而作为旅游活动来举办,既向世人推介湘西的民族文化,又以此招引游客,发展当地的旅游事业^{[13]23};“摆手”、“椎牛”、“跳香”等一些活动,过去是为了祭祀祖先神灵,开场时先要举行敬祖先神灵的仪式,如今是在旅游开发活动中作为一种民族舞蹈艺术来表演,供游人欣赏;上刀梯、下油锅、踩铁犁等极具“巫风”色彩的表演,过去是男人的专利,如今女人也参加了进来;过年时,过去不仅杀猪宰羊,过年的饭菜从大年三十夜吃到十五,而且贴“门神”避邪,送“春牛”祝福,如今虽还杀猪宰羊打糍粑庆贺,但大都节约从简,用“春联”代替了“门神”。节庆娱乐文化由古朴自然向现代时尚迈进且相统一的文化自觉,加快了湘西人民追赶文明进步,实现现代化的步伐。

3 湘西文化的文化自觉路径

文化自觉产生并作用于文化发展的实践是建立在对自身传统文化的认识上的,有“自知之明”;要求是吸取世界先进文化的精髓,取长补短;目的是传承自身文化,并与其他文化共同发展,实现“天下大同”。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十分重视对湘西文化的保护、建设与发展,通过民族区域自治、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等一系列措施,使湘西文化在原有的基础上,取得了新的突破和发展。而文化自觉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不可一蹴而就,不能以昨天代替今天,更不能用今天代替明天。那么,如何进一步实现湘西文化的文化自觉,笔者认为路径有三。

3.1 主体自省——辩证认知湘西文化

湘西文化的主体是以土家族、苗族为主的湘西各族人民。湘西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活动中,创造和发展了湘西文化,取得了湘西文化发展的巨大成就。湘西文化发展成就辉煌,为世人所关注,是湘西人民的骄傲。但骄傲和自豪的同时,作为湘西文化主体的湘西各族人民还须对自身文化深刻地自省,做到对自身文化有“自知之明”。湘西文化是谁创造的?形成的因素是哪些?发展的过程有何规律?湘西文化的内涵怎样?特点何在?湘西文化能否传承下去?又有什么样的发展前景?这些都要湘西各族人民通过自省来弄清楚。同时,还要以科学的态度,辩证地看待湘西文化自身的优势与劣势。既不能以好遮丑,也不能因一丑而全盘否定好。这种对自身文化的自省,既是对自身文化的自信,又是为了文化的自强。

湘西文化历史积淀深厚,让世人感叹。据统计,湘西全州共有各类文物点 647 处、古建筑 59 处、旧石器时代遗址 15 处、新石器时代遗址 7 处^{[14]216}。既有被列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凤凰古城,又有驰名中外的南方长城,溪州铜柱和正在“申遗”的老司城;特别是龙山里耶的秦简和战国古城遗址,被称为“惊世大发现”,与陕西的兵马俑齐名。还有任弼时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里创建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遗址至今保存完好。这些,是湘西文化的优点,应该保持,发扬光大。然而,湘西文化是以少数民族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传承和发展下来的,难以避免地存在旧时代的烙印。又由于湘西社会发育程度和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科学教育文化落后,缺乏对自然现象的科学认知,因此湘西文化中重巫信鬼的迷信思想才流传至今。对待湘西文化中的糟粕,不但要加以批判,而且应该摒弃。此外,湘西文化虽然深深地植根于土家族、苗族的民族土壤之中,但仍受到汉民族文化等外来文化的影响和浸染,且在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中融合了一些外来文化的因素。“湘西文化的创造,是湘西地区诸多民

族共同智慧的结晶,也是湘西各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果。”^{[15]273}对这些的认知和把握、发扬或抛弃,靠的就是文化自觉。文化自觉不可以一挥而就,也不能够一劳永逸。“全球条件下的文化自觉离不开理性的文化认同态度、彻底的文化批判精神和科学的文化自觉方法。”^[16]据此,当代湘西文化的文化自觉路径之一,应该是文化主体的自省,即作为湘西文化主体的湘西各族人民以批判的精神和态度对自身文化的深刻反思和觉醒,分清哪些是好,哪些是坏,既充分肯定自身文化的优点,又不否认自身文化的缺点,辩证地认知自身文化,在认准优点的基础上自信,在找准缺点的情况下自强,在湘西文化发展中充分发挥出自身的主观能动作用。

3.2 大胆创新——积极提升湘西文化

文化自觉要求在处理与外来不同文化的关系时,首先是本土化,然后是全球化,“和而不同”,相互欣赏,相互学习,将自身的民族(或区域)文化融入到世界文化体系中。通过取长补短,大胆创新,实现本土文化的转型,增强本土文化的生命力。因此,湘西文化的文化自觉路径,必然先是以“本土化”的观点,充分肯定湘西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乃至世界文化中的一块瑰宝,值得传承和发展下去,然后站在“全球化”的高度,以“欣赏”的眼光和“学习”的态度看待湘西文化和外来的不同文化,进行分析比较,取长补短,大胆创新,积极提升湘西文化的品质。

文化创新的目的是解决当前的文化实践问题,本质是突破旧的传统。就湘西文化而言,文化自觉的创新是如何做到传承与发展的矛盾统一。对湘西文化的优秀传统文化,肯定的态度就是传承,但传承不是生搬硬套,不能照着葫芦画瓢,必须融入时代的元素。把时代元素与历史传统相融合,实际上就是创新。湘西文化的发展需要创新,从内容到形式的创新。虽然这种创新是相对的,在今天看来是对传统的突破,明天也许就会有人追随,后天可能就变成传统了。2003年,著名旅美作曲家谭盾到凤凰古城指挥演出他根据湘西少数民族音乐题材创作的交响乐作品《地图——寻回消失的根籥》,就是对湘西文化的内容和表现形式的一次大胆创新的范例。这种创新,不仅使苗族女歌手龙仙娥的“天籁之音”在谭盾的指导下变得更加迷人,而且使湘西少数民族音乐与西方交响乐融合到了一起。这次演出,既完好地保存了湘西少数民族音乐的原汁原味,又让湘西少数民族音乐在与西方交响乐的融合中得到了升华,真正地实现了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1]的文化自觉。

文化创新不等于文化创造,也不是创造新的文化。我们提出大胆创新,不是要全盘否定湘西文化,而是为了更好地发展湘西文化,构建新型的湘西文化。湘西文化的创新,要借鉴其他文化,向其他文化学习,取长补短。取长补短的桥梁是文化的交流。所以,湘西文化的创新要通过“走出去”和“请进来”完成。“走出去”,即把湘西文化推向世界,进行国际文化交流,让世人进一步了解湘西文化。有人认为,“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湘西文化的民族特性很强,具有极强的推介价值,完全能走向世界。“请进来”,就是请外界的文化人到湘西进行文化交流活动,引进外来不同文化,学习其他文化的长处。“请进来”的方式不仅是引进人才,也可以用“听、看”的办法间接进行,如购买书刊杂志、收听广播电视、上互联网等等。无论是“走出去”看,还是“请进来”学,都要仔细地进行分析对比,取其所长,去其所短,充分吸收,大胆创新自己的文化。唯其如此,才能提升湘西文化品质,增强湘西文化生命力,把湘西文化真正地融入到世界文化体系之中。

3.3 客观扶持——大力发展湘西文化

虽说文化自觉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思、自我创建,是一种主观内在的精神力量,但也离不开自然环境和现实条件等客观因素的作用。用哲学的观点分析,文化自觉与自然环境、现实条件等方面的关系就是内因和外因的关系。就文化自觉的功利性而言,文化自觉的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和过程。文化自觉的目的是发展文化。既然目的是发展文化,那么,站在“外因是事物发展的必要条件”的哲学立场上说,客观上的扶持与帮助也是文化自觉的一条路径。从哲学的角度看问题,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地区对所属文化在客观上给予扶持与帮助就属于文化自觉,是对文化传承与发展责任的担当。

文化自觉的客体本土性决定这种客观上的扶持与帮助,主要来自当地政府制定的文化发展政策与措施,以及作为文化主体的当地各民族人民群众的行动^[17]。纵观湘西文化的发展过程,湘西文化之所

以能取得让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除不断地进行文化自觉外,不乏客观上的扶持与帮助。历史上的统治阶级不断地将汉民族迁入湘西,使湘西文化有了接触汉族文化的机会,实现了多民族文化的融合。这是不自觉的扶持与帮助的结果。而对文化发展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必须是自觉的扶持与帮助,如政府出资修复“边墙”(南方长城)和政府出面进行“老司城”申遗等等。当今情况下,客观上的扶持与帮助必须做到三点:第一,文化发生地的当地政府要认真制定切实可行而又行之有效的文化发展政策,既积极挖掘、抢救民族文化,使民族文化得以传承和发扬光大,同时积极推动文化创新。这是客观条件作用下实现文化自觉的关键。第二,努力加大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保证开展文化建设活动的资金需求。这是客观条件作用下实现文化自觉的物质保证。第三,积极开展各式各样的文化活动,促进文化交流。这是客观条件作用下实现文化自觉的基本条件。笔者相信,在上述三方面的客观作用下,湘西文化必将实现其自身的文化自觉,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

在谈论文化自觉带给湘西文化发展进步的同时,由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加速以及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影响下发生变化等其他因素,原有的农业文明状态下的湘西文化的形态和表现形式正在逐步改变,甚至分化和消失。但这并不是坏事,恰恰是文化自觉的结果。我们不能因为湘西文化的部分改变而放弃文化自觉,这和不能因噎废食一样。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发展、大调整时期,提倡文化自觉,保持高度的文化自觉,是提高湘西文化品质,实现湘西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前提条件。我们应以“自知之明”和“主动担当”的文化自觉态度,努力建设高品质的湘西文化,让湘西文化融入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化之中,为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作出积极的贡献。

参考文献:

- [1] 费孝通. 反思·对话·文化自觉[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3):15-22.
- [2] 周明阜. 湘西读本[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
- [3]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志[Z].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
- [4] 刘庆海. 论湘西文化的根与源[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46-50.
- [5] 郑英杰. 湘西文化源流述略[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0):81-87.
- [6] 郑英杰. 湘西文化特点略论[J]. 云梦学刊,2001(3):48-51.
- [7]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旅游发展规划[R]. 吉首:湘西自治州旅游局,2012.
- [8] 周明阜. 湘西风土志[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
- [9] 吴灿,胡彬彬. 湘西南道教造像记中所见祖先崇拜[J].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116-121.
- [10] 王静如. 关于湘西土家语言的初步意见[C]//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 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内部刊物),1995.
- [11] 罗安源. 现代湘西苗语语法[M]. 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
- [12] 湘西苗族民族艺术调查报告[R]. 吉首:湘西自治州旅游局,1959.
- [13] 湘西自治州旅游产业发展情况[R]. 吉首:湘西自治州旅游局,2009.
- [14] 欧阳友权. 三湘朝阳产业:湖南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报告[M]. 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7.
- [15] 刘路平. 湘西文化揭秘[M].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
- [16] 李爱芳. 论文化自觉[J]. 学术交流,2011(12):1-4.
- [17] 万丽娟,张变玲. 文化产业发展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50-55.

(责任校对 莫秀珍)